

丽

■安宁

## 一只蚂蚁爬过春天

春天，看到一只在还有些料峭的风里，探头探脑出来觅食的蚂蚁，小孩子们会忽然间欢呼起来，朝大人们喊：快看，蚂蚁都出来了！于是大人们也弯着腰上片刻，而后点头，自言自语道：天暖和了，不会再冷了。

那时候的大人和孩子，都会被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打动，并不会想起平日里拿它们取乐的种种，只是注视着这孤独的一只蚂蚁，爬过冷硬的泥土，消失在一片乱草丛中。

乡下人习惯了房间里有一两只蚂蚁窝的生活。而我们小孩子，蹲在地上嘴里呼噜地吃饭，还会故意丢一根面条，看蚂蚁们怎么将这上好的食物，齐心协力地搬回巢穴里去。这时候的蚂蚁，就成了饭间的小乐趣，好像电视里上演的精彩的电视剧一样，一定要追着看到了结局，才会罢休。

有时候它们也会在人家里筑巢，比如床底下，柜子后面，砖缝隙里，也不知它们哪儿来的力气，可以冲破这些坚硬的阻碍，将细细的泥土运到地面上来，自己则躲在这没有风雨的房间里，依靠吃剩的残羹冷炙，维持着整个蚁群的生命。有时候扫地看到了，人骂一句，一笤帚过去，便消灭了它们的窝巢，但过不许久，那里又重新恢复了平静，照例有蚂蚁出出进进，和人一样，为了家族的一日三餐，而日日忙碌。

我喜欢趴在一棵大树下，看很长时间的蚂蚁，都不觉得厌倦，并常常幻想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只，每天只要外出寻找食物，而后召集兄弟姐妹们拉回巢穴就可以了。乡下那么大，食物又那么丰富充裕，随便走上一会，就可以收获满满的食物。一粒饱满的麦子，一块香甜的地瓜，一枚芬芳的野果，一口新鲜的香瓜，都是上好的食物。等到了冬天，大雪覆盖了整个的村子，人还要辛苦地砍柴，烧火，做饭，剥玉米，编筐，可是蚂蚁只要在温暖的巢穴里，每天吃吃睡睡就好了，偶尔，它们也会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串串门子，照看一下正在长大的幼蚁。

所以蚂蚁大概是乡间活得肆无忌惮也悠闲自在的生命。几乎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沟渠或者地头，都会见到它们的踪迹。人每走一步，都可能一脚踩死一个蚂蚁，这在乡下一点都不是夸张。当然，蚂蚁是不会这么轻易被踩死的。它们那么小，完全可以躲到鞋子凹下去的地方，躲过这一场随时地都可能带来的灾难。至于那些牛蹄啊车轮啊驴粪啊更不用说了，所以蚂蚁的生命，也很是顽强的。

蚂蚁大约也是乡下最勤劳的生命之一，除了睡觉，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奔走。有时候它们还会爬到一朵花朵上去，不知是不是嗅到了那芬芳的甜味，想要学习蜜蜂，将汁液收集到窝巢里去。它们站在一朵飘逸的花朵的中心，或者大树高高的树梢上，向下俯视这样美好的风景。那时候的乡下，瓜果飘香，炊烟袅袅，大地笼罩在成熟的光泽里，熠熠生辉。这片土地，是属于蚂蚁的。尽管，蚂蚁的寿命，从几周到几十年，相比起人类，短寿得多，可是，它们有强大的繁殖能力，人搬走了，它们却可以世代代居住在同一棵大树下，很多很多年，都不会离去。

看一只蚂蚁，大约跟看一会天空一样，是乡下人永远不会厌倦的。因为天空一直都在那里，而蚂蚁们呢，也地老天荒地在大地上奔来走去，没有休止。



图片来源：IC photo

塞 外文苑

■高培莹

## 有书作伴，此生不虚



图片来源：IC photo

人生在世，没有书读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南宋诗人尤袤在论书时曾经有一段妙喻：“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位诗人道出了书的精神，书的品质，书的作用，书给人带来的好处和书与人之间难舍难分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鼓励人们去读书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语句，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

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少年读书，

如月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看起来各个年龄段对读书的感悟是不一样的，阅历越深，对读书的感悟应该说越深。鄙人古稀老人，年老眼花，读的书是一年比一年少，惭愧的是现在读书还处于中年的“庭中望月”之阶段，一则是读的书少，二则是对书籍的悟性是很差的。活到老学到老，唯有有生之年多读书，争取早日达到“如台上玩月”之境界！

闲 情小品

■吴欣

## 雨润苏家湾

入水中寻找食物。走不多远，就来到了城边的小村苏家湾。苏家湾的确不大，仅有二十多户人家，公路北侧，盖着几十座塑料大棚，里面已经绿意盎然，果蔬累累，这是小城由来已久的菜篮子；公路南侧，是宝贝河岸边的田野，平坦肥沃，旱涝保收。苏家湾处在宝贝河的湾子里，宁静而安详，农户的房子基本上建在北面向阳坡之下，村子的西侧便是石家坨蛋，那些大棚建在这处湾子里，可谓得天独厚，小气候环境下，大棚节能，环保自不必说，里面的蔬菜也是一茬接着一茬，丰富了城里居民的餐桌。最为难得的是，菜农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视若珍宝，都要充分利用，哪怕是水渠边，也要种一行黄花草或水萝卜。雨后，那一座座塑料大棚被洗得干干净净，而水渠边的黄花草也已泛绿，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旋根机早已完成了作业，一场弥足珍贵的春雨，一场堪比油贵的喜雨，滋润着肥沃沃土，那泥土的香味扑面而来。春雨，就是一种调味品，落入大地，泥土就发出生命的气息，落入林间，树木就萌生新鲜的气息。春雨，就是一支画笔，雨润原野，绿草便钻出地面，雨落花圃，花儿便绽紫嫣红绽放开来。春雨，就是馈赠给苏家湾的营养品、催化剂，用不了多久，那片肥田沃土便会茁壮起来，给百姓以希望与富足。

疏 影横斜

■乌吉斯古冷

## 一生两度为师生

“乌日娜”，一看就是个女性名字。倘若有多蒙古族妇女在一起，你在旁喊一声“乌日娜”，定会有一两个扭过头来。我的老师就叫乌日娜。

1958年8月，内蒙古艺术学院（今内蒙古艺术学院）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招收一个蒙古语授课的电影戏剧班。那年，17岁的我，正徘徊于人生走向无定的十字路口，这则信息，让我眼前一亮，心里一动，抱着碰碰运气、试试才艺的想法前去报考。

那时的艺校，坐落在呼和浩特市东郊一片荒地上，孤零零两排平房。迈进一个既是食堂又是排练厅的门槛，便是考场。迎面一排桌子后面端坐着三位考官。正中间的是校长张炯，左边那位女的，我一眼就认出是电影演员乌日娜，准确一点说叫电影明星。1953年，她曾经在风靡全国的故事片《草原上的人们》里饰演女主角萨仁高娃。她接着雪白羊羔的剧照成了一代影坛的经典标志；那支歌曲《敖包相会》距今整整70年了，包括央视舞台在内依然传唱着。正巧，就在我涂鸦这篇文章的时候，电视里正在唱“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校长右边的月，也是一位女老师，因为不接触，现在实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

经过一番笔试之后，先让我朗诵一首诗，然后表演一出小品。考试全过程就这么简单，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个事儿”。因为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在班上朗诵过诗，还和同学们一道演过自编的小品。但是，像所有考生一样，考完之后一颗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半空悬着，迫切需要知

道结果如何。当时校方不张榜，我就直接去找主考老师乌日娜，乌老师见了，笑着说“录取了”。我高兴得一拍屁股立即步行回到住处，那时候一个穷学生谈不上什么坐车，扛起铺盖卷儿，拎上装满脸盆、牙具、墨水等零碎东西的网兜，来到学校登记，然后住进已经编排好的宿舍，结识一个舍友。

至今回想起那时的学校生活，我依旧难以忘却。乌日娜老师天天手里不离前苏联电影话剧表演艺术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初始，同学们叫不准这个比我的名字还长的外国人名）的书本，以此作为教材。乌老师把那本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语，再口述给我们。想起来，那种独有的翻过来倒过去的授课方式，多么繁复，真是辛苦了乌老师！

记得，有一回乌日娜老师为了摸清学生们的现有水平，在班里搞了一次突袭，即“无实物动作”小品测试。同学们由于平时不大上心，此时又缺乏重视，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台前，漫不经心表演一通敷衍了事。看上去乌老师有点生气了，一个个都给打了2分，连一个3分的都没有。我喜爱表演，有点表演欲，而且是有备而来的，加上当场发挥正常，成了班里唯一一名4分得主。其实，搞表演这行，凡是真情投入，苦心磨练，老天定然给你一个相等的回报。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

还有一回，我们班为内蒙古文化局领导作汇报演出。乌日娜老师指定我饰演剧中主角嘎达梅林，由于准备时间短暂，我在演出中朗诵台词时两次出现卡壳，演出后心里不快，很是懊丧。乌日娜老师却

表情平静，默许了，没有一句批评的话。这反而更激励我加倍磨练。

1959年3月19日，我告别了心爱的学校，告别了敬爱的乌日娜老师。我的那些同学，有的回乡重操旧业，有的转行干起别的工作。我抹着泪水和一部分离开的同学道别。之后，我和另外几名同学被分配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进厂不久，老天又和我们开了个玩笑——故事片摄制组下马。我被分配到从未接触过的工种。

因为考入艺校之前我就喜爱用蒙古文写点诗歌，发表在蒙古文刊物《花的原野》上。入艺校之后，我先后得到过三次稿费，三次拿着稿费单到乌日娜老师那里盖校方印章。第一次去时，乌日娜老师除了有点疑惑外没什么反应。第二次、第三次去时，她的眼睛睁大了：“你连续发表作品，很好！学生中难得。希望你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无论到哪里，干什么工作都不要放弃笔杆。”当年乌老师的几句话，在我耳边回响了几十年。

1983年，我考入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文学班，我们班归属内蒙古文化厅（现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分管，我们是第一届学生。很巧，乌日娜老师在厅机关工作，被派到我们学校当领导。我从艺术学校走出后，算一算已经时隔24年，此时，竟和乌日娜老师再次奇迹般走到一起。

两所根本不同的学校，乌日娜老师两次成为我的老师。人如果有缘分，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可谓一生两度为师生。

今年，乌日娜老师已经93岁高龄。学生献上此文，祝老师幸福安康！

青城文脉

## 青城流韵飘香

■齐欣茹

呼和浩特市，通称呼市，旧称归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这里四季分明，春季温和，夏季凉爽，秋季宜人，冬季瑰丽。每到春季来临，清晨阳光便会照在窗户上，将整个城市映照得温暖而明媚。夏季的呼和浩特天空湛蓝，天气凉爽，是避暑的好去处。秋季时节，呼和浩特瓜果飘香，变得更加宜人宜居。而冬天则是最为瑰丽的，被覆盖上厚厚的雪，整个城市银装素裹。

呼和浩特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承。有着众多的文化遗址、历史博物馆和文化街区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位于市区的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这里收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历史遗迹。此外，在呼和浩特还有著名的昭君墓、大召寺、五塔寺等，这些历史文化古迹更好丰富了呼和浩特的文化内涵。

由于地处土默川平原之上，北依巍巍大青山，南濒九曲黄河水。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在这里交融荟萃，让呼和浩特的饮食文化兼容了多元特色，并在传承融合中逐步形成极具自己地域风味的代表性美食。如烧麦、焙子、羊杂碎、回勺面、蒙餐等，不仅深受本地人的喜爱，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品尝，广受好评。

另外，要着重为您介绍有着呼和浩特最美景点之一之称的敕勒川草原。这里夏天被鲜花和绿草覆盖，秋天的草地也是市民、游客拍照打卡的胜地。夜晚的敕勒川草原美如画，游客们在这里看星星、唱歌，是想体验草原的旅行者们不可错过的良机。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城市，呼和浩特有着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 and 美食文化体验，不同的景点都会带给人们不同的体验。欢迎大家来到呼和浩特，来欣赏塞外青城的独特风光，体会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感受呼和浩特人民的热情好客，相信一定会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体验。



## 大青山上的“老爷庙”

■冬雨

尽管关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战功最卓越的将军，甚至大意丢了荆州败走麦城，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民间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而且，由于关羽的忠义，使得他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武圣人”，很多地方都有供奉关羽塑像的习俗。在大青山白道的蜈蚣坝顶，曾经也有一座供奉关羽的祠庙，叫作“关帝祠”或“关圣庙”，当地的老百姓习惯上称之为“老爷庙”。虽说全国各地的关帝庙不计其数，并且这座关帝庙的规模也不大，但却在呼和浩特地区一带非常有名。

大青山上的这座关帝庙建于清朝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据相关资料记载，这座关帝庙由正殿、偏殿、钟鼓楼、僧人宿舍等部分组成。在正殿中，有一尊高达一丈有余的关羽坐像，左右有周仓和关平的站像。在旁边的兵器架子上，还有一口同样一丈多长铁铸的青龙偃月刀，光刀头足有二尺长，如果是力气大的人可以把手举起来。当时，白道不但是山西、归绥（今呼和浩特）、河南、河北等地的商人们去乌兰巴托和俄国“走后营”做买卖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商人们去遥远的西方“走西营”经商的通道。那时候，大青山以北的塞外是茫茫无际的大草原，很少有人居住，因而显得十分荒凉，一路上有着说不尽的孤独和凄凉，甚至还有危险。所以，商人们往往都要在走到这座关帝庙的时候烧香祈愿，希望关老爷能够保佑自己生意兴隆，一路平安顺利。还有这里的有钱商人，除了捐钱捐物修庙宇，还在这里杀猪宰羊，请来戏班子唱戏助兴。这样一来，这座关帝庙的香火就越来越旺，名声也是越来越大。听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每年农历的五月十三，这里都要举办一年一度的逛庙会活动，方圆百十里的人们都赶来参加。在庙会期间，有时候会下雨，人们就说这是给关老爷下的磨刀雨。其实，这个时节正是雨水多的时候，下雨是很正常的事情。

遗憾的是，如今，除了关帝庙旧址旁的一棵百年古松依然坚强地挺立在那里，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与关帝庙有关的遗迹了。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编辑：黄涵琦 荣英 张文静 美编：晓行